



四書輯疏

論語八

十三

2796  
30-14





門 01-12  
號 2796  
卷 30-14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三

後學會津安聚著



衛靈公第十五

九四十一章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陳去聲○陳謂軍師行抗音伍之列行列也五俎豆禮

器蔡虛齋曰俎如几子木為之以載牲體豆容四升亦木為之以薦菹醢盧未人曰祭祀燕享通用之

器尹氏曰衛靈公無道之君也復扶反有志於戰伐

之事故答以未學而去之軍旅之事有道之君不得已用之今衛靈無道之君



而復有志於戰伐之事故答以未學而不告之也盧  
未人曰夾谷之會以兵加萊人而齊侯懼費人之亂  
命將士伐之而費人北又嘗曰我戰則克亦豈不知  
軍旅哉但皆不得已而應變非若俎豆之常學也故  
直以未學拒之

**註異** 胡期僂曰俎豆之事指陳設儀節等事軍旅之  
事行伍擊刺之方周禮小司徒職曰五人為伍

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  
蔡虛齋曰夫子既曰未學則在靈公為不當問矣既  
曰嘗聞則在靈公所宜加意矣○靈公問陳子曰云  
云齊宣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曰臣未之聞也無已  
則王乎其家法一也蓋不止過其所不當問而又啓  
其所當問者也周李侯曰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  
上故對以俎豆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  
而自悟之耳若只主修文抑武話頭便是迂論盧未  
人曰禮有許多條件言俎豆者舉一以該其餘也孫  
詒仲曰使靈公留意於俎豆而以禮為國則夫婦父  
子之間莫不有禮以維之何至有異日之亂哉○或  
問據史記明日與孔子語仰視蜚雁之語謂夫子之

行又以禮際之不善而決不專於問陳一事也愚按  
史記不足據論語出於門人所記為得其實論語明  
云問陳之明日遂行並無明日又與孔子語仰視蜚  
雁一節也史記之言乃後人所附會耳問陳其志可  
知故明日遂行何得云決不專於問陳一事  
乎謂靈公若改悟夫子未嘗不可留則是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孔子去衛適陳興起也

**註異** 胡期僂曰絕糧陳之君臣不繼廩給○從行之  
弟子俱餓病莫能興起其窮亦甚矣今按蒙引

謂絕糧不必拘說遭厄講述一說謂病所遭之窮莫  
能興起在位申紹芳謂病夫子之道莫能興起俱不  
從可

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  
濫矣



見賢遍反○何氏曰濫溢也

放出也蔡虛齋曰小人窮自放於禮法之外而

無所不至亦如言君子固有窮時不若小人窮則放

水之溢出外也溢為非有窮時也但能隨寓而安雖窮不濫程子

曰固窮者固守其窮亦通朱子曰以文言之則舊說

曰固有窮時而不若小人之濫則程子之意亦謂聖人當行而行無所顧慮處上聲困而亨言身雖困

也無所怨悔於此可見學者宜深味之行而無所

顧慮是說明日遂行處困而亨無所怨悔是說在陳

絕糧以下顧是顧後慮是慮前怨是怨人悔是自悔

孫詒仲曰觀明日遂行一遂字要行就行便是無所

顧慮也絕糧困也君子二句處困而亨無怨悔也饒

氏說自是蒙引以無顧慮指遂行絕糧二句非也

註異

朱子曰溫非惇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小不快活

學己升堂何至一絕糧而怨見詞色哉想此時所處

必是人情所甚不堪自非深於知德者安能了無介

意故溫見之地亦未可輕議今按吳孫右胡期僊謂

吳孫右曰溫非為絕糧為道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

窮窮者厄而未通非貧窮也女音汝識音志與平聲下同○子貢之學多而能識

矣夫子欲其知所本也故問以發之吳孫右曰所本

處也即下文一字此處且勿露蔡虛齋曰蓋萬物之本

原人之心萬理皆從此出得其本則本原清明之

地此理無不容受有惑皆通雖不拘拘於多學而識

其所本則徒得其用之殊而不得其體之亦鳥足為盡心知性而知天者哉



詰異

周聘侯曰予字一章眼目後面然字非與非也俱在夫子身上講不是泛論道理蔡虛齋曰多

學多聞多見也能識是所聞所見又都記得也○子貢只就外面探討得許多孔子則只把他一心來照外面許多而見其無一理之或外也今按言女以予於天下之理無一之不周知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又按李氏謂之字與一以貫之字皆指萬事萬物而言非此之字指萬物之理言後之字指事物而言本不同

對曰然非與

方信而忽疑蓋其積學功至而亦將有得也

吳蓀右曰然字

是方信非與是忽疑重在非與陳定宇曰於能疑見其將有得盧未人曰彼見夫子之言即忽然想起意之必有要約根本不在多學而識但未能信然故非之而疑其詞此非積學功至安有此疑哉今按亦字雲峰謂從曾子說來不可從

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說見

形句反第四篇然彼以行言而此以知言也○謝

氏曰聖人之道大矣人不能遍觀而盡識如宜其以

為多學而識之也史文璣曰三句是統釋夫子女以

然之然聖人豈務博者哉史文璣曰一句是釋子貢

如天之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故曰予一以貫

之史文璣曰三句是釋夫子一以貫之之意天之

於衆形匪物物刻而雕之也然而形無不賦者

以貫之而已聖人之於衆理匪事學而識

也然而理無不明者亦一以貫之而已德輔如

毛猶有倫如毛子曰此詩大雅蒸民篇之辭謂德輔

猶有可此者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朱子曰即

未盡其妙也



篇辭謂止天之事無聲可聞無臭可接以此形容則  
可以盡其妙故曰至矣中庸嘗舉此今又舉此以證  
此章者正以形容天理自然流  
行之妙無雕刻形迹之故也 尹氏曰孔子之於曾

子不待其問而直告之以此此字指貫曾子復扶又深

喻之曰唯若子貢則先發其疑而後告之而子貢終

亦不能如曾子之唯也二子所學之淺深於此可見

蔡虛齋曰尹氏註則愚按夫子之於子貢婁音有以

發之陳定宇曰如莫我知也而他人不與音預焉則顏

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蔡虛齋曰愚按

子不如子貢

**註異** 胡期僊曰一指心之理之指萬物萬事今按孫

詒仲謂一理貫萬理謬盧未人曰一貫非守着

這一件全不用學識工夫是於學識中得今總腦源  
頭便自然貫通而不為徒博耳蓋萬事萬物之理原  
于一心人惟心有所蔽漫然求之事物則千端萬緒  
之無統紀聖人心本虛明本原洞然其於事物窮究  
直把一心照之何所不徹故隨學隨識總此心之  
所會通所謂一貫也學者心未開明於事物窮究探  
討直也子貢用功於萬將有開明之機故夫子啓其  
疑悟也子貢雖未領示之使得其所謂一者而不必於務  
博也子貢雖未領示之使得其所謂一者而不必於務  
問則亦已默會於言意之表矣李岱雲曰吾心本有  
此統體之一便是天命之性多識後方會得統體之  
一便是復性便是合天呂晚村曰一貫多識不是兩  
件對者又不是將這一貫去多識方未見得一貫時  
只有多識及既見得後只有一貫之目却不是多  
識外又增一件也○或謂學識非而一貫是或作一  
貫先而學識後皆  
陽儒陰釋之說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鮮上聲○由呼子路之名而告之也德謂義理之得於己者中村氏曰即是行道而有得之德也李岱雲曰此德字却是眾理會歸之德乃成德之謂也非己有之不能知其意味之實也蔡虛齋曰此意云何見其所以

鮮也○自第一章至此疑皆一時之言此章蓋為去聲溫見

發也知前章與問陳為一時之言者以據史記與在

與在前章之後也盧未人曰子路溫見是於小利

害便動心可見所得者淺林次崖曰故聖人呼其名

而告之因其所未至而進之也

註異饒雙峰曰夫子不曰知道而曰知德何也德與道不同知在行先曰知道知在行後則曰知德知在行先則道未為我有猶未親切知在行後則此道實為我有而知之也深既知得這裏而滋味則外面世味自不足以奪之盧未人曰如孔厄陳蔡而絃歌不絕顏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舜禹有天下不與皆

是蓋內為重則外為輕彼固得之深而知之真矣胡期僊曰鮮見人為利害所動

○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與平聲夫音扶○無為而治去聲者聖人德盛而民化

不待其有所作為也饒雙峰曰此一節是眾聖人之

德極其盛則其政平正易簡而民化之不獨稱舜者

紹堯之後而又得人以任眾職故尤不見其有為之

迹也饒雙峰曰此一節是舜之所獨今按紹繼也紹

盡善矣是以舜尤別有所為而民化之故人不見

其有為之迹也如蒙存之說眾人代為之即是有為

也不得謂恭己者聖人敬德之容既無所為則人之



所見如此而已蔡虛齋曰恭己以敬之見乎外者言

蓋其為治之迹不可見而

惟敬德之容為可見也

註翼 曰我無為而天下化然舜無為而治老氏自稱亦

之簡也老氏無為而以清淨居簡之簡也陸稼書曰

舜所以能無為者兼德威紹堯得人三意張彥陵曰

夫何為哉只就上意喚起下文恭己句非無為之實

也孫詒仲曰如存疑說則以恭己為無為之為非夫

也本旨觀而已矣三字言人之見之止於如此無所

也

子張問行

猶問達之意也胡斐才曰達是行無不得行亦

註翼 朱子曰此章問答行字之意皆猶曰不行於妻

子之行兩范謝楊氏乃皆以為身不行道之行

者非也蔡虛齋曰問如何便處處都行得

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

篤敬雖州里行乎哉

行篤行不之行去聲貊亡百反○子張意在得行於

外故夫子反於身而言之猶答于祿問達之意也中

子張只于行得利處討求不曾于所篤厚也蠻南蠻

以行處究心故夫子欲其反身而誠

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為州此亦討其意而言也

註翼 吳蘇右曰忠信篤敬只論可行之道在于誠未

即言而有信之信雙峰以事言非饒雙峰曰凡事詳

審不輕發是篤底意思戒謹恐懼惟恐失之是敬底

意思又按此說極確諸家議之者却非孫詒仲曰篤

敬二字南軒作一意非是又按李岱雲從南軒誤中



村氏曰忠就貫在信裏篤就貫在敬裏蔡虛齋曰蠻  
豹可行則近者可知州里不行況於蠻豹乎行舉其  
遠見其無處不可行也不行  
舉其近見其無處而可行也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參七南反夫音扶○其者指忠信篤敬而言參讀如

毋往參焉之參禮記曲禮言與我相參也參謂三相參列

信篤敬是兩端故言衡軛音厄也軛端橫木言其於忠

信篤敬念念不忘黃際飛曰此不是正解本隨其所

在常若有見雖欲頃刻離去聲之而不可得黃際飛曰此三

句乃正解然後一言一行去聲自然不離於忠信篤敬

而蠻豹可行也黃際飛曰此三句正解末句陳定宇

字上李岱雲曰惟其於忠信篤敬念念不忘到得操  
存之久則隨其所常在若有見雖欲頃刻離之而不  
可得矣胡斐才曰雖欲離之不可得皆形容  
極熟之意今按獨舉蠻豹者以速該近也

註異 盧未人曰立謂站立在輿謂行道在車上林次  
崖曰曰立曰在輿亦即兩事以示例耳自此推

之出入起居動靜語默無不然也與前篇言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相似皇氏曰倚猶憑依也吳  
蒸右曰二則字有心即在于是意非真有所見只是  
此理不忘于心到處相隨之意是未言未行之先如  
此也○行字俱是行得通達意不是行事的行字今  
按未言未行之先據蒙引極得意杜靜臺孫詒仲  
說非註意胡期僊曰  
然後見行不易意

子張書諸紳

紳大帶之垂者許白雲曰古人之帶有二革帶以皮  
大帶用緇為之圍於腰結於前其兩頭書之欲其不  
垂在下者曰紳即今深衣之帶是也



忘也陳定宇曰書上文夫子所言於神也吳孫右曰

倚衡地位亦是子張能留心于行上不可欺他孫潛

村曰子張此時殆已返其窮高極速之見而歸於近

裏著已之地今按○程子曰學要鞭辟近裏著直略

己而已朱子曰鞭辟是洛中語一處說作鞭約大抵

曰辟音開也鞭開如前驅攔開人向前自兩旁視

之則為近裏葉平巖曰鞭辟近裏著已者切己之謂

也林次崖曰九人為學多務外不博學而篤志切問

著已故要鞭辟使近裏著已也

而近思此致知之鞭辟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參

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此力行之鞭辟即此是學

林次崖曰即此是學者此指博學篤志至參前倚衡

皆鞭辟近裏著已也故曰是學言此是正當學問也

中村氏曰按程子質美者明得盡查滓壯里便渾上

以參倚為工夫

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

一也輔潛庵曰質美謂氣質之純厚清明者胡斐才

得朱子曰質美者見得透徹而於此等工夫一時俱盡

惟是莊敬持養以消去其查滓而已○天地同體處

是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人與天

地本一體只緣查滓未去所以有間隔若無查滓便

與天地同體胡桐原曰天資高則知之即能行之外而

私意無所容也莊敬持養者莊主容敬主心能行而

致其力必常操守以涵養之然後可以致私意之

消釋孫詒仲曰存疑以查滓為勉強觀成於樂註以

邪穢渣滓並言則渣滓是勉強自確然此處渣滓以

人欲言更切當蓋質美者人欲淨盡其次不能無人

欲所以更切當蓋質美者人欲淨盡其次不能無人

中道亦不外人欲淨盡天理流行也今按渾與混通

水雜流也陸稼書曰其大唯莊敬以持養之此句正

是此章主意程子雖專為學者言不主於釋經然未

嘗不可以釋經也今按胡氏却字句恐未是又按博

論語 衛靈



學至倚衡工夫專為其次言之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

史官名魚備大夫名鱗音秋胡期儂如矢言直也其

正不屈如箭幹之直盧未人曰史魚自以不能進賢

兼行看不專是言勿泥尸諫陳命其子置屍牖下

指遂退不肖指瑕既死猶以尸諫陳定宇曰舉此一

事可見故夫子稱其直事見形甸家語困誓

其餘樂天齋翼註曰此夫子表二大夫之賢一是

註翼狗時而易其節一是能相時而行其志俱切衛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事上○有道淺淺看胡斐才曰有道無道只作有事

也蔡虛齋曰二節俱側重無道一邊○自傍人即聖言觀之亦可見一子之高下矣

伯玉出處合於聖人之道故曰君子陳定宇曰伯玉

卷懷近於夫子之用則行舍則卷古轉收也懷藏也

藏集註以為云云蓋謂此也仲曰蒙引以身言愚謂身說不得卷懷以道言為是

夫陳定宇曰卷懷皆指此道而言引下事以為證孫詒

如於孫林父音甯殖反常職放弑之謀不對而出亦其

事也出左傳孫林父之事在襄公十四年甯殖之事

也許白雲曰雜記曰內亂不與焉外患弗辟也釋者

謂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則孫林父甯

殖謀放弑伯玉行從○楊氏曰史魚之直未盡君子

之道若蘧伯玉然後可免於亂世若史魚之如矢則

雖欲卷而懷之有不可得也盧未人曰史魚恐無道

君子之道朱子曰夫君子之出處一於義而巳初非



則在己固為未合於義耳雖曰愛君而或反陷其君以殺臣之罪其所以不敢過於為直亦不專為保身計也今按註引揚氏以明稱史魚以直稱伯玉以君子之意也孫詒仲謂己以理分其高下失之

**註翼** 胡桐原曰直者德之一端君子則成德之名虛未人曰君子謂隨時合道李岱雲曰益出處雖合於聖人恐未必如聖人之從容自然不假安排也看卷懷上一可字便有斟酌蒙引以可字對史魚之不能卷懷說亦非胡備五曰無道之世此身無濟於國卷懷自是常理但涵養未純則激於忠憤之氣雖懷之而不可得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知去聲

**註翼** 李岱雲曰按此章之說謝氏單主施教言朱子謂其太拘而於事理有所未盡則知此章泛說

所該者廣蔡虛齋曰此章言人既可與言當與之言也乃不與之言其不可與言宜勿與言也而又與之言此無他不智故也惟智者明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與之言既不失人見得那人不可與言則不與言亦不失言樂天齋翼註曰可與言是虛而能受聞而能悟者不可與言是拒之不受語之不達者虛未人曰可與言不與之言是差看了那個人不免忽略之失故曰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是差說了這人語不免輕易之失故曰失言李岱雲曰總是無知人之明所以失語默之節下歸重知者正見有知人之明故無失人失言之病不失人所以不失言分承上文自應平說人不解著眼知者之所以不失言故有合併之謬也今按湯霍林沈無回說不是陶謹之曰亦字是急連上句合併說平重蔡虛齋曰其用工不在於語嘿上而在於知人欲知人則在居敬窮理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士有志之士 陳定宇曰志士志於仁而勉行未及仁人之安行然不以生死動心而虧



此仁則仁人則成德之人也理當死而求生則於其

心有不安矣是害其心之德也釋害仁朱子曰仁者

一有不合於理則心當死而死則心安而德全矣成釋

仁輔潛庵曰理當死而死則吾之心順○程子曰實

理得之於心自別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也朱

曰實理與實見不同今合說必記古人有捐棄軀隕

錄有誤今按下實理上當有得字若不實見得惡音

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

有殺身以成仁者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汪氏曰程

子之言更推出實見二字謂必先能真實見得死便

定是不死便定不是方肯甘心就死以成就這箇是

若不曾真實見得定合如此則必不肯甘心就死矣  
此又推聖人所以言此之意以曉人也陳定宇曰志  
士仁人能得實理於心方能實見得是與非  
方能殺身成仁以成就箇是而不求生害仁以成就  
箇非也

○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

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賢以事言盧未人曰大夫之仁仁以德言吳孫右曰

方見于修身者也夫子嘗謂子貢悅不若己者六本

兼立心制行言故以是告之盧未人曰聖人不告以下手用功之

耳欲其有所嚴憚切磋以成其德也陳定宇曰嚴憚

者切磋指友士之仁蔡虛齋曰看事字友字方知分

貼為是盧未人曰事大夫之賢見他所為莫非天理



而吾仰其德位，自生嚴憚，此心曰：加收斂，不敢一毫放逸，便是仁。是大夫固為仁之資也。友其士之仁，見他躬行，莫非天理，而吾與之共事，日相切磋，此心亦有所警省，常常以天理自檢，不敢一毫放肆，便是仁。是士亦為仁之資也。時文以事大夫為觀法，其德業友士為效法，其工夫俱未是。中村氏曰：德字亦以仁言。○程子曰：子貢問為仁，非問仁也。故孔子告之以為仁之資而已。博施濟眾，章是問仁也。故夫子狀仁之體，以告之。此章是問為仁，故舉其所以用力之方，以告之。揚齋說不可從。陳定宇曰：資助也。蔡虛齋曰：上焉則事大夫之賢者，下焉則友其士之仁者，是有所資以成其德矣。

註翼 吳孫右曰：工欲二句，引起下文。呂晚村曰：上器字，是活字，不是死字。胡期僊曰：工是匠人善其事，欲其藝之精，器斧鑿之類，事尊崇大夫有位者，友親就士無位者。張彥陵曰：居是邦，三字不閑，正要他隨在取益。盧未人曰：大夫分尊，故曰事士，與我並輩，故曰

友

○顏淵問為邦

顏子王佐之才

王王者也，佐助也。其才足以為王者之佐，若伊呂之儔是也。故問

治天下之道曰為國者謙辭

顏子本領自大，故問及天下固其分內之事，非

自負也。然國狹天下廣，不敢公然曰天下而曰為邦，則是謙辭耳。蔡虛齋曰：為邦者謙辭，亦以天子所答而見之也。

子曰行夏之時

夏時謂以斗柄

北斗之柄，五至七為柄。

初昏戌建寅之月為歲

首也。許白雲曰：所謂建者，蓋地之四方亦以十二辰分之。寅卯辰居東，巳午未居南，申酉戌居西，亥子丑居北。專以北斗之柄為驗，每於黃昏星初出時看北斗柄指在何方，上便是此月建，即指之意也。指



子為子月是十一月指丑為五月是十二月指寅為  
 寅月是正月史文璣曰歲差之說當但集註是以夫  
 子時斗柄所指釋天子之言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  
 初未說到今日斗柄所指也  
 生於寅朱子曰此是邵子皇極經世中說經世書初  
 又問一萬八百年而天始開又一萬八百年而地始成  
 故斗柄建此三辰之月皆可以為歲首而三代迭用  
 之夏以寅為人正商以丑為地正周以子為天正也  
 朱子曰蓋至子始有天故曰天正至丑始有地故曰  
 地正至寅始有人故曰人正子丑寅皆天地人之始  
 故三代即其始然時以作事四字出左氏傳言正時  
 處建以為正也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也言紀列歲月的月也紀絲別  
 也則歲月自當以人為紀也言紀列歲月的月也紀絲別  
 為正故孔子嘗曰吾得夏時焉禮而說者以為謂

夏小正之屬大戴禮有夏小正篇蓋取其時之正與  
 其令之善首春也雙峰曰古人每月有政令觀夏  
 小正可見紹聞編曰如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李岱雲曰令之善斷指乘時作事雙峰之說確有可  
 據虛齋以景物之善為令善不可從而於此又以告顏子也

註翼林次崖曰此章當與顏淵喟然嘆及問仁共章  
 也吳孫石曰此章前四項是為邦之大戒饒雙峰曰行字兼令  
 易之經末四句是為邦之大戒饒雙峰曰行字兼令  
 說了所以集註說時之正與其令之善孫詒仲曰存  
 疑以明時為天時人時為農時夏時為歲首之時愚  
 按言天時則農時在其中矣夏時以寅為歲首正  
 以寅為春即春夏秋冬之時也存疑悞以三代皆以  
 寅為春故謂夏時只是以寅為歲首之時非也○觀  
 孟子為春八月之間旱十一月徒杠成左傳僖五年正  
 月日南至則周之改月改時可知呂晚村曰春正  
 月謂夏時冠周月畢竟不確當朱子斷以建子稱春



夫子正是謂他不順故改從建寅耳一語直破紛紜  
 張晉安曰若夫人事之紀則當以夏時之春為正農  
 事之耕耘收藏田政之蒐苗獮狩祭典之祠禴烝嘗  
 皆不能不以夏時何也麥稻之薦魚鱉之獻與夫羔  
 豚之行膏香之膳四時不同必以時物故也於是商  
 周之時以之而發號施令於天下以之而紀年書事  
 於國史雖皆用當世之正而其於此數者則立正歲  
 以用夏時所謂猶自夏焉者也商制雖無可徵而周  
 制之見於周書周官者班班可考也第以正月正歲  
 既有一者參差不齊之未便而夏正之用於前代者  
 不能改則夫閭閻田野之間已習之話言猶有因循而  
 所以欲從之也

乘殷之輅

輅音路亦作路○商輅木輅也輅者大車之名也路大  
 之所在以大為號若路門路寢是也大車人君古者  
 之車通天子諸侯言之與牛車之大車不同

以木為車而已至商而有輅之名蓋始異其制也周  
 人飾以金玉周禮巾車註曰金玉象以飾諸未則過侈而易去聲敗不

若商輅之朴質素也質渾全也堅而等威已辨為質  
 而得其中也李岱雲曰按古者以木為車而已則亦未嘗不樸素渾堅但等威則未辨也周

人飾以金玉則等威雖辨而又不能樸素渾堅矣故  
 惟殷輅為質而得其中蓋文質得中不限定文質相  
 半今當質而質又不至失等威之辨豈非天然恰好  
 之中乎下文而得中亦然陳定宇曰等威謂等級威  
 嚴也吳孫右曰其制與臣庶之車異則等威已  
 辨中村氏曰得中是自夫子斟酌之時言之

註翼吳孫右曰乘是駕

服周之冕

周冕大夫以有五冕一曰衮冕二曰鷩冕三曰鷩冕四曰鷩冕五曰鷩冕祭服之



冠也冠上有覆救及邢氏曰蓋以木為幹而用布

廣狹則經前後有旒音流前後黃帝以來蓋已有之

邢氏曰世本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所謂天子衮冕

云黃帝作冕而制度儀等至周始備所謂天子衮冕

前後九旒之類是也然其為物小而加於衆體之上

故雖華光華也而不為靡奢麗也雖費而不及奢李岱雲

所以註只言周冕夫子取之蓋亦以為文而得其中也

樂則韶舞

取其盡善盡美

陳桴亭曰此與上三句不同上是照舊行去若

樂章須自己制作樂天齋翼註曰按韶舞兼聲

言舞則聲不待言矣李岱雲曰按註謂取其盡善盡

美須知盡善盡美原不是容易襲取得底有生安之

德成紹堯致治之功而又當揖讓之時方有此盡美

盡善之樂韶之音容都不是空設底皆所以象其德

歌其功而從其時也今不曰奏韶之樂而獨曰樂則

韶舞與三句稍別者以韶之樂非徒如夏之時殷之

輅周之冕可隨人行之乘之服之徒講究其制度而

已也是必有舜之功德而當揖讓之時乃可以韶

舞之樂故聖人與顏子言及此不覺有慕於韶

欲為之而功德乘時以為禮樂之本者亦於斯而可

思見其神化之妙矣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遠去聲○放謂禁絕之禁絕之不使鄭聲鄭國之音

佞人卑諂辨給之人胡雲峰曰辨給殆危也就佞人

論語

論語

論語

論語



○程子曰問政多矣惟顏淵告之以此此字指萬世常行之道顏

告之王佐之才故獨以此也蓋三代之制皆因時損益時

有及其久也不能無弊弊夏商之冕有未備者夏之輅

則等威不辨周之輅則過侈而易敗蓋雖在當時各

為得中可行至夫子之時則或過質而失中或過文

而失中不可復也周衰聖人不作當周之末以聖王不

然三代制作極備矣故孔子斟酌先王之禮立萬世

常行之道發此以為之兆爾由之求之則餘皆可考

也取善而行曰斟酌萬世常行之道謂斟酌四代之

制而得其中者則公之其不中者董之朱子曰兆

猶言準則也非謂為邦之道盡於此四者略說四

件事做一箇準則餘事皆可依做此而推行之耳張

子曰禮樂治去聲之法也禮以齊之樂以放鄭聲遠

和之為治之法倭入法外意也以饒雙峰曰法外意者意在法之表意所

一日不謹則法壞矣為上之人若一日不謹不效鄭

是非變亂不能守成法虞夏君臣更平相戒飭音救

也意蓋如此又曰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禮

樂制度之類守字德字業字就天下之人言蔡虛齋

曰如堯之克明峻德文王之純亦不已斯為久矣如

堯之巍巍乎有成功文王之丕顯其謨斯為大矣可久

可大者可進於久而猶未至焉者也今按言禮樂

制度之法已立使天下之人能守而不失人人則可以為賢矣鄭聲倭人能使人喪

去其所守故放遠之尹氏曰此所謂百王不易之大

法即萬世常行之道此孔子之作春秋蓋此意也朱

曰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孔顏雖不得行之於時

論語衛靈

卷十三



然其為治之法可得而見矣輔潛庵曰孔顏雖不得行之於當時然即此而

觀則其為治之法可以見矣

**註翼** 胡期僊曰遠絕而去周聘侯曰鄭聲之淫以其

娜已也今按此說淫字兼詩詞聲調看可從張彥陵

說不可從張彥陵曰殆主伎人心術言顛倒是非變

亂賢否最是箇危險的人與淫字就聲言者一例若

作淫人之心志殆人之國家覺落一層宋子曰顏子

事事了得了只欠這些子故聖人斟酌禮樂而告之

○顏子於道理上不肯說只恐它這制度尚有欠闕

故夫子只與說這箇○想是所謂夏時商

輅周冕詔舜當博我以文之時都理會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蘇氏曰人之所履者容足之外皆為無用之地而不

可廢也故慮不在千里之外患在几席之下矣金山曰

蘇氏此說止是譬喻未必以地言吳蘇右曰千里之外几席之下是發明遠近意不是以地言

**註翼** 胡期僊曰此教人思患而豫防之意李氏曰按

履霜之初便知堅冰之至聖人防微杜漸正是

規畫處置必到至善而後已非慮所不備也李氏

雲曰按南軒云慮之不遠其憂必至故曰近憂可見

近憂即從無遠慮生來不是遠慮之外又有一近憂

也聖人總是教人預備之意備不預則憂時至故不

覺其未至者即是遠憂在無慮中來者即是近憂

書曰無遠慮之人有二一是悠忽一是浮躁盧未人

曰慮是心中計畫憂是心中煩惱胡期僊曰必決然

意今按慮是思慮程子語可據作慮而后能得之慮未是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去聲○已矣乎歎其終不得而見之也輔潛庵曰

獲見所以敬人使知自勉也



註異李岱雲曰按史記則子罕篇為衛靈公而發此肯好德也上好德如好色只言其誠於好非易色之解鄧雉子曰誠於好德之未見或於己之德始作而終輟或於人之德外慕而內疎皆是陳定字曰此加上三字而警人之意愈切

也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

者與之與平聲 ○竊位言不稱去其位而有愧於心

如盜得而陰據之也 私胡桐原曰竊者非所當得而陰

所當得者矣言有愧於心則有陰私取之者矣今按言己之才德不稱其位而惟恐賢者見用被他形出己之短而失其位如竊人之物者惟恐人見而柳下奪之也盜得承不稱其位陰據承有愧於心 柳下惠魯大夫屨獲字禽食邑柳下謚曰惠 疏出邢與立謂

與之竝立於朝 音范氏曰臧文仲為政於魯 曰相信

文二公今按為政魯句若不知賢是不明也知而不見當任舉賢之責也

舉是蔽賢也不明之罪小蔽賢之罪大故孔子以為

不仁 張德庸曰見公冶長篇子又以為竊位 陳定宇

者知識之暗不智也蔽賢則心術之私不仁也

註異四書鏡曰竊字是罪案知字是招由蔡虛齋曰

之位非汎言國家待賢之位觀其字可見陶謹之曰搞齊師則使喜受命論淫祀則書之三策即此也事文仲於惠之賢不為不知矣陸稼書曰蒙引謂下惠為大夫在文仲不與立之後然亦安知其不在不與立之前亦不說然為妙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遠去聲○責己厚故身益修責人薄故人易去聲從所以人不得而怨之蔡虛齋曰責己厚則身益脩而無可怨責人薄則人易從而招怨

胡期僊曰不取怨于人承上二項

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見持身善世之學李岱雲曰己之所以責而又責者盡其自脩之實也人之所以不過責者徐以俟其自化故註曰身益脩人易從且自厚指修己而薄責不主治人本文便分兩

樣矣○常解又將此章全就人己相交說言己之待人要做到盡處如謀欲其忠之類而人之應我者全不責備如愛人不親則反其仁而不責人之不親之類則本文當云躬自厚而不責於人矣何云薄責乎

無論背註道理亦講不通此正謝氏之說而朱子辨之者也朱子曰厚是自責得重責了又責積而不已之意○此章之云責者乃求責之責非咎責之責○

夫子所謂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者乃理之當然而遠怨者乃其效耳紹聞編曰呂東萊少編急一日誦夫子此言平時忿懷為之冰釋學不可不如此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初間思量曰這事當如何做又思量不如是而妄行曰當如何做故曰熟思審處之詞

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

吳蘇右曰如之何連看勿分方見熟思審處意曰字是心口商量語此就處事說胡期

僊曰者指人吾孔子自指孫詒仲曰吾末如之何蒙引謂言無由入存疑謂己不能救存疑勝張彥陵曰

率意妄行的人其病有二一是躁妄不青如之何的一是木石不知如之何的

○子曰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好去聲○小慧私智也朱子曰所謂小慧者則不本於義理而發於計較私欲之

私也吳蘇右曰凡一切挾言不及義則放辟同邪侈數任術機械變詐皆是



之心滋好行小慧則行險僥倖之機熟云滋益也朱子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胡桐原曰滋則其心日甚一日熟則其機日深一日又按機發動所由也此句亦就心上說猶在行前一步故當下無以入難矣哉言其德而後來將有患害也朱子曰憂其不入於道德無以入德而將有患害也朱子曰憂其不入於道德指南曰危詞以傷之也蔡虛齋曰入德就好路說患害就不好路說好處便無不好事便有是此意思李岱雲曰胡氏分承大謬無以入德是就當下說有患害是推及後來說故有患害下將字

詩翼四書鏡曰此見朋友不可辜負了群居的好氣象不可坐失了終日的好光陰也盧未人曰群居人之眾也終日時之久也言不及義二句並承群居一句今按好字就心上說當行未是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孫去聲○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為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朱子曰義是就事上說趙格庵曰義主事而言故以制事釋之君子之於事必裁之以義義所當為而後為所以謂之質幹也今按質猶本也朱子曰幹木之身而枝葉所依以立者也○行是安排恁地行○出是從此發出○是終始誠實以成此一事却非是孫以出之之後方信以成之也○無信則義禮孫皆非偽又按誠實實心也蔡虛齋曰君子於應事接物其始必以義為本質義所可則可義所不可則不可既以義為質矣若行不以禮則失之徑情直行矣故又節文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徒脩飾節文第而已遜出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徒脩飾節文第而已故又節文之則無和順雍容之意徒脩飾節文第而已

夫君子之成之使自始至終一實心實理之周流而已故才曰所謂退遜者凡言動之發退遜從容婉順而無



圭角也中村氏曰君子之道貼上四句非解末句○程子曰義以為質如質幹然禮行此孫出此信成此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為本三此字指義質與大文之字異此是專明又曰敬四者為一事故不同勿渾看胡斐才說誤

以直內則義以方外易文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胡桐原曰必敬存而後義立義者事之質而敬又義之質推而上之也

**註異** 楊貞復曰此章君子就養成的說學至於君子則資深逢原淵泉時出如萬斛之泉隨地而出或瀨或湍或淵或流隨在得名水何心哉義禮孫信自旁人觀之有是四者之名耳君子不知也一心以應事而衆妙畢呈已末句是贊詞陸稼書曰生安之君子固自然能如此困勉之君子亦須用力要如此○他處禮字該得孫字所謂禮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也此處禮字則只當主恭敬及節

文度數說○大全朱子以出辭氣解孫以出之只是舉辭氣以為例耳其實兼言動說須辨孫詒仲曰小註諸說三之字以義言蒙引三之字以事言當從蒙引今按孫潛村說不可從吳蘇右曰若作義言則是用圈外註矣盧未人曰遜存疑作恭敬辭遜則於禮相妨或曰讓者禮之實又於信相妨俱未是○君子哉以人言不以道言註云君子之道是上面四句言君子處事之道如此信乎為君子人也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

**註異** 林次崖曰此君子是有善者之稱饒氏說太深吳蘇右曰冒以君子二字是說君子之心如此與不患起語作警戒之詞者有別○道不明德不立是己之無能也蔡虛齋曰病亦患意以此為病也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范氏曰君子學以為己不求人知然沒世而名不稱焉則無為善之實可知矣輔潛庵曰有實斯有名名不稱則無其實可知



故君子以為耻非耻無名也耻無實也

註翼 樂天齋翼註曰疾乃愧疾之疾預計如此非至

不稱者恐其沒而名不稱也李岱雲曰君子沒世而名

皇勇於為善之實心厚齋反以為疾人亦誤甚矣○

按史氏將沒世作終身之意次崖以饒說為太深俱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反是此所以分也

齋曰求諸己求諸人言一切事皆然也故 ○楊氏曰

君子雖不病人之不已知然亦疾沒世而名不稱也

雖疾沒世而名不稱然所以求者亦反諸己而已小

人求諸人故違道干譽無所不至三者文不相蒙而

義實相足亦記言者之意 或問楊氏之說不大巧乎

胡桐原曰楊氏於此又合三章為一意文意反覆互

相周備雖非夫子立言之旨或記者取而相足也中

村氏曰然所以求者二句說求實於己而不求

名于人之意答訂曰若依楊註求字是求名也

註翼 吳蘇右曰此辨君子小人用心之不同所以覺

則是行不得之時非就為學言虛齋說不可用胡期

僂曰求責也已凡事屬于分內者皆是凡事屬于

分外者皆是郁子畏曰求字最有力有求全責備之

意李岱雲曰彼處兩為字單指立心此兩求字便有

工夫在盧未人曰此章與為己為人章略不同彼專

就為學工夫言此較說得廣些如所求乎子以事父

未如愛人不親 反其仁等類皆是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莊以持己曰矜然無乖戾之心故不爭和以處上聲衆

曰群然無阿比毗至之意故不黨樂天齋翼註曰矜字自守之嚴註莊

字即嚴也與容貌端莊之莊不同○爭字只是居己於是居人於非是非相角便是爭今按無乖戾之心

無阿比之意所以不爭不黨之原也故用兩故字立異絕物謂之乖戾雷同狗人謂之阿比

**註翼**鄭申甫曰爭不必與人相角鬪方是只稜辨與物辨異有長短相形清濁相較的意氣便是爭

艾千子曰矜易至爭君子却矜而不爭要如此體貼方與周比和同相似易混者不同蒙引云此當與惠而不費威而不

猛等例着妙絕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註翼**林次崖曰人固有能言而行不逮者以言舉人則空言者進矣故不以言舉人固有其人未善

其言可取者而以人廢言則善言棄矣故不以人廢言陸稼書曰此章是君子用人聽言之道兩言字不

必皆主好一邊兩人字不必皆主不好一邊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

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推己及物其施不窮故可以終身行之輔潛庵曰非有資於人在

我施之而已烏有窮盡故可以終身行之今按稼書兼無盡無阻看未是就無盡一邊看為是○尹

氏曰學貴於知要子貢之問可謂知要矣孔子告以

求仁之方也不知要則守不約故貴於知要子貢一言之問可謂知要之可貴矣故孔子以一

欲使其守約也推而極之雖聖人之無我不出乎此

終身行之不亦宜乎恕雖是學者之事然能極其至則聖人之無我而即仁也故終

身行之豈不亦為宜陳定宇曰視人猶己一視同仁此聖人之無我也輔潛庵曰聖學以仁為先而恕則



求信之方也

註翼

呂晚村曰一言一字也非言行之言仇滄柱曰行是身體力行之行時文看作通達無阻之說却錯認子張問行之行矣今按終身與終身誦之終身同非一生之謂滄柱說不可從吳蓀右曰韓求仲曰終身行之謂行此一言也不就行世講宋羽皇曰行之字即指一言子貢是求守約非求利行二說最是朱子曰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胡期僊曰其恕乎虛下正言其事而終身行意在其中不欲非禮之事勿施此心禁止孫詒仲曰不欲勿施乃謂九施於人者必己所欲者也蒙存說極好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譽平聲○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朱子曰人本未

十分惡說他便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夫子無毀今按損失也是也然或有所譽者則必嘗有以試之而知其將然矣聖人善善之速而無所苟有所如此若其惡惡則已緩矣是以雖有以前知其惡而終無所毀也中村

集註皆在夫子言外說今按速謂預知其善而先言之也緩謂雖逆料其必然不先言之也又按此句大概言之非謂元惡大憝皆在所緩也或以為有病者未識集註之意也

註翼

蔡虛齋曰下二句亦只是明其無譽也李岱雲曰不過就誰毀誰譽中抽出言之見其善善之速而亦無所苟若毀則斷然無之也非另一意胡期僊曰如作或字今按善未顯而亟稱之自今日言之雖似於譽以將來言之則亦不為譽矣朱子曰試云者亦驗其將然而未見其已然之辭也朱子說如有所譽者數句季通在坐證曰雍也可使南面之類是也朱子然之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斯民者今此之人也胡期僊曰孔子時民三代夏商周也直道

無私曲也盧未人曰謂善其善惡其惡一以言吾之

所以無所毀譽者蓋以此民即三代之時所以善其

善惡其惡而無所私曲之民故我今亦不得而枉其

是非之實也陳定宇曰此句繳上一截誰毀誰譽之

意王罕皆曰朱子用意尤在一即字便

隱然見得古今不易民而治意李岱雲曰觀註不下

箇三代之君却下箇三代之時便有斟酌蓋三代之

且俗尚淳龐人敦禮義一切士君子自是公是非

無毀無譽底與春秋時枉其是非而多毀譽者不同

林次崖曰其字分明指民胡斐才曰所善之惡之者

則指也○尹氏曰孔子之於人也豈有意於毀譽之哉

其所以譽之者蓋試而知其美故也斯民也三代所

以直道而行豈得容私於其間哉陳定宇曰尹氏之

就其說而發明

得精切至到耳

**註翼** 吳蔭右曰下節蓋推原上節也李岱雲曰按朱

子云要緊在所以字上三代蓋是以直道行之

於民今亦當以直道行之於民其說自細存疑以註

中兩其字指民其辨甚透但以三代二字專屬三代

之君說愚意尚不盡然陸稼書曰直道而行時文指

三代之民言者誤蔡氏曰夫子固是無毀譽斯人亦

不容有毀譽非謂不取毀譽全在此也所以說此者

以微世之為毀譽者耳汪右衡曰孔子正謂末世習

俗雖惡而其良心未嘗一日亡古道固無不可行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

夫



乘平聲亡與無通夫音扶○楊氏曰史闕文曰胡期是

作史策之官闕文闕其文以俟知者吳孫右曰考訂

未真見聞未確則闕而不錄今按趙格庵謂如夏五

類稍差馬借入此二事孔子猶及見之今亡矣夫悼

時之益偷也蔡虛齋曰須看本文猶字本註益字可

厚之意亦深切矣今按偷苟且也薄也愚謂此必有

為聲而言意必偶見有此事李岱雲曰聖人不概及

可知蓋雖細故而時變之大者可知矣周聘侯曰小

此二事者字使用他不著○胡氏曰此章義疑不可

強解陳定宇曰二事雖小而人心之不可見

註翼胡斐才曰三代無乘馬者蓋駕車而乘之耳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變亂是非聽之使人喪去聲其所守林次崖曰巧

以非為是使人聽之感於是非而無定守小不忍如婦人之仁匹夫之勇

出漢書韓信傳皆是朱子曰忍是含忍不發之意如婦人之

其怨齋曰婦人之仁匹夫之勇皆為大謀如項羽是也蔡虛

皆是勇偶舉以見例耳

註翼張彥陵曰此為立德立功者說盧未人曰德謂

崖曰小事不能忍耐決是害大事吳孫右曰謀大謀已謀也

不能忍果斷或激于忿而臨事失于輕決則所圖之事

必無濟矣豈不亂大謀乎○此可見巧言當遠而小



雉千曰上一亂字是眩亂下一亂字是敗亂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好惡竝去聲○楊氏曰惟仁者能好惡人眾好惡之

而不察則或蔽於私矣惟仁者能好惡人好惡才為得其正眾未必皆仁者也眾

好惡而不察則惟徇眾人之好惡而或蔽於其私也孫詒仲曰私乃眾之私好惡不當是私也我不察則

蔽於眾人之私矣眾好惡亦有當理者不皆私故下或字又按蒙存說未是

註異胡期德曰眾指九常眾對仁者看○玩語意不

是胡期德曰眾指九常眾對仁者看○玩語意不

辭陳大士曰既察其受好受惡之因又察其用好用

惡之質孫潛村曰德修謗興道高毀來而同流合汙

眾皆悅之又泥其迹者未必能原其心取其事者未

必能究其隱故雖眾而不可不用吾察蔡虛齋曰眾

惡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公冶長孟子之於匡章是也

衆好之必察如孔子之於微生高孟子之於陳仲子是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弘廓反苦郭而大之也謂之廓人外無道人之身即道之所寓

道外無入以道即人之理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

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輔潛庵曰人外無道

之論其極致則然也然折而道不能大其人林次崖曰

體無作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林次崖曰

人心有覺解能字道體無為解非字吳孫右曰大其

人者如為聖為賢之類汪武曹曰蒙引謂性是人心

活物如何說道體無為夫心乃活物性則心所載之

理蒙引殊失心性之辨今按此道體是體用之體與

川上章註道體不同故張子以○張子曰心能盡性

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本文道字以體言故



以性字貼之  
孫詒仲說非

註異 蔡虛齋曰此見人當力於弘道也王觀濤曰按  
人字莫認作太高弘道莫看得迂濶若以入字  
專歸聖賢以弘字只說位育參贊等語則此語死然  
無味饒雙峰曰此道字是就自家心上說今按稜書  
說不可從呂晚村曰此道字如性命事功人倫物理  
之類是也若天地陰陽自然之道則豈有待於人而  
亦非人所能弘矣蔡虛齋曰弘道非道本小而我大  
之也只是滿其分量處便是孫詒仲曰蒙引駁黃氏  
兼體用之說極是道者事物當然之理如當忠當孝  
道也為子盡孝為臣盡忠弘道也乃就用上說本文  
云弘註云廓大義自明如何另添容一義謂是弘之  
體乎但弘字是用而人之所以弘道者則須兼體用  
以致功比又不可不知中庸之戒懼以致中慎獨以  
致和是也蓋必靜存動察交致其功而後能於事  
物各盡其道而謂之弘道也呂晚村曰但云人能  
弘道則人猶或希冀道之亦有功於人惟復加非道  
一弘人一句令人當下便有警覺悟正是聖人重加  
一鞭策也王觀濤曰非道弘人解作非道自弘誤也

論成功之後道豈不能大其人但就功用  
功時說須入自家擴充道原着力不得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唯不改則其過遂成而將不

及改矣李岱雲曰按觀或問之說則註中能改復於  
無過一層特補說不重本文正面只重不改

是過深責人改之也註復下將不及改句何等緊切  
陸稼書曰註成字不及改三字最要玩不及改即成

註異 蔡虛齋曰勉人改過之意莫此為切兩過略有

過字實鐵定不可改已王觀濤曰是謂口氣  
甚急正要人急改非謂能改遂不妨於過也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句不如

學也



此為去聲思而不學者言之蔡虛齋曰人固不可以徒  
而不思夫子此言蓋特益勞心以必求不如遜志而  
為思而不學者言之耳自得也蔡虛齋曰勞心以必求者強探而力索硬要  
自得也得也故勞而無功遜志而自得者深造之以  
道而自然得也得也於優游涵泳之中其理實而味  
永也朱子曰遜志是早遜其志放退一着寬廣以求  
之不忒恁地迫窄李氏曰夫子非思而不學者特垂  
便要一思而必得

語以教人爾盧未人曰聖人自言徒  
思無益欲人之務學也  
註異胡期僂曰吾嘗二字貫到以思不食忘其食不  
寢忘其寢吳蘇右曰終日終夜是久不食不寢  
是專皇氏曰寢眠也盧未人曰思以心言  
學以功言今按學字不必說有思之學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  
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餒奴罪反○耕所以謀食而未必得食學所以謀道  
而祿在其中張泰嶽曰如農夫耕田本為謀食而求  
所得食而餒在其中矣然或年歲荒歉五穀不登則無  
於爾然學成而見用於時則居官食俸而祿自在其中  
矣中村氏曰兩食字借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  
用正文只是飲食之食然其學也憂不得乎道而已  
非為去聲憂貧之故而欲為是以得祿也○尹氏曰君

子治其本而不郵憂也其末推原謀道不豈以自外至  
者為憂樂洛音推原憂道不  
者為憂樂洛音推原憂道不

註異朱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是將一句統說中又  
分兩脚說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又恐  
人錯認此意似教人謀道以求食故下面又綴一句  
謂君子所以為學者所憂在道爾非憂貧而學也○  
凡言在其中蓋自有在其中而在焉者矣林文崖曰  
此章意思還當作三節看謀道不謀食是說君子之







註翼 張泰嶽曰此有其德者又不可不謹其容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以不以禮未善也

動之動民也猶曰鼓舞而作興之云爾禮謂義理之

節文陸稼書曰刀蒙吉云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此則去下句而以義字易天字蓋理自足

天理義者事之宜言義則人事之儀則亦在其中矣認註最細○愚謂學至於仁則

善有諸己而大本立矣涖之不莊動之以不以禮乃其

氣稟學問之小疵然亦非盡善之道也朱子曰到好處大本已好

但小節略略有些未善如一箇好物只是安頓得略傾側少正之則好矣不大故費力陸稼書曰氣稟學

問之小疵大全輔氏分配不莊不以禮謬存疑總說為是故夫子歷言之也歷數使

知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以為小節而忽之也蔡虛齋曰

德愈全則責愈備不可分貼德全而後責備也

註翼 朱子曰知及仁守為學之事也莊涖禮動為政

家之際亦非莊涖禮動不能也陸稼書曰蒙引謂此

章是就士大夫言似太偏泛說為是胡期僊曰莊涖

貌端嚴未善是王道未粹非學問之全功李岱雲曰

時解將動之不以禮仍貼在自家說者非也朱子云

謂使民去欲這件事亦有禮下梢禮字歸在民身上

如教民孝必有箇孝底禮教民弟必有箇弟底禮隆

殺等級各有節文使小民不但合乎義理而併合乎

義理之節文此已是王道之極至處然究竟只完得

知及仁守之分量也

可小知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

可小知也

此言觀人之法蔡虛齋曰長於其大而短於其小猶

不害於君子若短於其大而長於其



曰此言觀人之法今按言觀人器使之法故知我知之也受彼所受也容納得去承載得起也蓋君子於細事未必

可觀而材德足以任重小人雖器量去聲淺狹而未必

無一長可取君子不多於小事或未及理會故於細事未必一長可取也李氏曰未必二字甚活君子非細事

人雖器量淺狹不足以任重每於小事致意故未必

史文機曰觀然亦有未必可觀者故不可以是知之耳

又按稼書謂不必非又按器以所能言量以所受言

器淺故不能承載得起量狹故不能容納得去所以

不足任重也雲峰說未是

註翼朱子曰一事之能否不足以盡君子之蘊故不

時解謂兩不可是觀人者不可以此知之以此受之

兩可字是為所觀者可以大有所受可以小有所知

文氣割裂愚謂君子小人字當一頓是君子自是不

可小知而可大受是小人自是不可大受而可小知

俱貼君子小人說盧未人曰大謂綱常大道理宇宙

大責任輔世長民大事業托孤寄命大變故吳蒸右

曰小如米鹽錢穀一技一能之類皆是王觀濤曰大

受小知俱以事功言饒雙峯曰此小人是小有才之人非庸常之小人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民之於水火所賴以生生活不可一日無其於仁也

亦然然字單承不可一日但水火外物而仁在己無

水火而尤不可以一日無者也盧未人曰甚於水火詳兼二意水火外物而仁



在己是任己尤重于在外無水火不過害身無仁則失其心是心善尤大于身害故曰仁甚于水火中村氏曰失其心喪其本有之良心也況水火或有時而殺人仁則未嘗

殺人亦何憚而不為哉李氏曰此夫子勉人為仁之

語下章故上聲此語但此章為凡民都不知仁而憚於

未為者發下章為學者粗知仁之為美而不知勇為者發各有所當也

○善異蔡虛齋曰上言仁之甚切於人以其所當勉人勉

人為仁之意何其懇切如此王武曹曰說叢謂民字

即天生蒸民民字最當困勉錄云民字要看見得猶

如此則上焉者可知其說似巧然非正解胡期僊曰

類踏仁而死此死字乃外至之禍非殺身成仁之死

於生而舍此存彼耳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當仁以仁為己任也雖師亦無所遜言當勇往而必

為也朱子曰當仁擔當之當不可說道自家做不得

不敢先者也至於以仁為己任自當自勉而勇為之不可以有遜也蓋仁者人之所自

有而自為之非有爭也何遜之有在外之物不讓

讓為尚若夫仁人之所自有而非外物也其為程

子曰為仁在己無所與遜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

輔潛庵曰凡自外來者固不可不遜如善名是也至

於為仁在己則何所遜哉蓋非不遜也乃無所與遜

也

註翼胡期僊曰讓推遜也師是分之尊舉重以見輕

退搽右曰若說自家力弱氣阻讓有氣力者去



做便是讓張彥陵曰不讓於師甚言不可推諉也不  
必泥陸稼書曰當任便是不讓於師○按不讓於師  
不過足  
上之辭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正而固也 呂晚村曰正是其理正李岱雲曰固內  
有毅守意朱子曰為正字說不盡故更

加固 諒則不擇是非而必於信 張泰嶽曰偏執已  
見而居之不移者

諱異 張彥陵曰語意與君子泰而不驕等相似林次  
崖曰皆是就相似中分別其不同處盧未人曰

不諒特  
反言之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後與後獲之後同 林次崖曰不是說敬其事了隨後  
計其食也置之而不計也故曰與

後獲之 食祿也君子之仕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  
後同

責者盡其忠皆以敬吾之事而已不可先有求祿之

心也 指南曰在己者自盡在君者不敢必孟子公孫  
丑下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

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子曰官守以官為守  
者言責以言為責者李岱雲曰修其職盡其忠兩其

字正貼其事一其字今按謂不可先有求祿之  
心而仕也先字是緊要字眼孫潛村謂勿泥誤

諱異 盧未人曰敬與敬事而信之敬同謂主一無適  
也張泰嶽曰事是職分之所當為李岱雲曰敬

其事其字不指君言即指事君者言後其食亦其所  
當得之食也陸稼書曰此而字亦與矜而不爭其例

盧未人曰臣有常祿後食非不要祿食但心不在此  
耳世有不能任事但知祿食者亦有為利祿而效忠

者若未明乎後食之義也吳蓀  
右曰後食絕無利祿酬報之念

○子曰有教無類

人性皆善而其類有善惡之殊者氣習之染也 此句  
專主



惡說習兼族地之惡學之邪言習之惡者故君子有  
本根氣之惡來故曰氣習稼書說不可從故君子有  
教則人皆可以復如字反也於善而不當復扶又反論其

類之惡矣推原君子之心所以無類之故也合訂謂

妙則人皆可復論其類之惡哉無為

註異蔡氏曰有無二字俱就教者立心說習有類性

而已豈先計人之類而以爲可教不可教之別哉今

按類種類也蔡虛齋曰才說箇類字使見有惡者在

無類正是無所擇意未說到人復

於善處只是人皆可復於善也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爲去聲○不同如善惡邪正之類陳定宇曰善惡謂

吾道異端盧未人曰善惡以人品言邪正以學術言

陸稼書曰新安分貼極是若君子中又自有同異吾

道中又自有異同此不可謂不同今

按儀雲兼農工商賈醫卜看似誤

註異蔡虛齋曰此是論箇理勢如此顧麟士曰當擇

人而謀意在言外盧未人曰道謂所由之路鄧

雉子曰非理道之道只指趨向說爲是彙解曰註雖

兼善惡邪正然重在善不可與惡相謀正不可與邪

相謀惡無濟而有善也陸稼書曰我之不可與彼謀

猶彼之不可與我謀也故以不相爲謀言之謀是商

量對酌之意吳孫右曰此亦大

概之詞不專主謀國事上看天

○子曰辭達而已矣

辭取達意而止不以富麗爲工陸稼書曰註不曰達

當對意說若意則又須合理此自有層次胡桐原曰

有是意必假是言以通之出乎意之外非贅則誣也

富若欲其麗也麗者欲其華也盧未人曰富則詞煩



註異 此章泛論言語之法，不止明道經世之辭。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

見賢遍反○師樂師瞽者冕名再言某在斯歷數舉在坐去聲之人以詔之告也時座上人多故一一詔之其止再者是撮記之辭非夫子

氣口

註異 盧未人曰師冕見是來見夫子出門迎之，以入友其及階則告之曰階使知所升也既升

階而及坐席則告之曰席使知所就坐也皇氏曰孔子見瞽者必起師既起則弟子又隨而起冕至席已坐故孔子亦坐弟子並坐胡期德曰及至也皆坐兼師冕與衆人某以人言張泰嶽曰說某人在此某人姓名使於酬對也

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

與平聲○聖門學者於夫子之一言一動無不存心

省悉井反察如此說出子張善觀聖人作用意

註異 翼註曰子張之問意其必出于道不是疑其非道今按師字不必用古字林次崖曰蒙引道字

帶上讀謂與師說話之道者來不是盧未人曰與師言之即上節階席某某之言非列與之說話也又按相師之道當如此而冕之相適不然聖人矜敬之誠隨觸即動詔之詳詳如此此節道與及下節相師之道當如是解胡氏謂適無相者謬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相去聲○相助也古者瞽必有相其道如此聖人於此非作意而為之但盡其道而已陸稼書曰只是說其無往不盡道不



尹註范註俱然是說其無往非道○尹氏曰聖人處上已為去聲入其

心一致無不盡其誠故也有志於學者求聖人之心

於斯亦可見矣范氏曰聖人不侮鰥寡不虐無告可

見於此推之天下無一物不得其所矣

註翼鄧雉子曰然是然其道之所在因物付物之妙

曰此章聖人氣象見於交際之時熊勿軒曰先正嘗

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

### 季氏第十六

洪氏曰此篇或以為齊論九十四章胡桐原曰洪

齊論以其皆稱孔子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

而詳備與上下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 季氏將伐顓臾

顓臾專更音俞○顓臾國名趙格庵曰案春秋傳云顓臾風姓也實司

縣東北魯附庸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

姓名通謂之附庸吳蘇右曰按禮記註民功曰庸其

功勞附大國而達于天子曰附庸李岱雲曰虛齋取

常為義似不若取功為義蓋附大國通姓名於天子而達其功也

註翼樂天齋翼註曰首節提起下分三段看一段何

冉有歸過於君而責其過之不辭一因冉有文過

於己而詳其憂之非所急總見伐顓臾之非無非正

季氏之僭而為扶公室計也所重在昔者先王一節



於其首吳孫右曰將者欲伐而未伐見其臣尚可以諫而李氏尚可以止也此記者之書法着意處鄧雉千曰季氏利其土地欲伐而滅之季氏必有借以為名因亦曰伐也不當伐而伐季之罪自昭然矣故不諱言伐也

冉有李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見賢遍反○按左傳史記二子仕季氏不同時李路為季

氏宰見左傳定公十二年此云爾者疑子路嘗從孔冉有為宰見哀公十一年

子自衛反魯再仕季氏不久而復扶又之衛也趙格庵曰

魯哀公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十一年魯以幣召之乃歸子路從孔子反魯當在此年十四年小邾射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使子路辭則子路尚在魯也必是此年復之衛次年死於孔悝之難中村氏曰子路再仕季氏在哀公十一年二三年之間

註翼

譚梁生曰時孔子幣迎反魯與聞國政冉有子路為季氏宰以伐顓臾問孔子是康子訪田賦故事今按蒙引謂二子其心有所不安故以白之未安李岱雲曰聖門弟子多以齒序今以冉有居季路之先者蓋亦原情定案而見冉有之用事也蔡虛齋曰有事情以伐顓臾為事也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與平聲○冉求為去聲季氏聚斂去聲尤用事故夫子獨

責之

註翼

胡期僊曰爾指求李岱雲曰按後因二臣不欲之言方責其不能陳力就列不可則止之過此於下節緊承顓臾之不當伐則此過字分明責其勸伐顓臾之過也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為



夫音扶○東蒙山名

馮厚齋曰按禹貢有二蒙徐州蒙羽其藝東蒙也梁州蔡蒙旅

蒙也先王封顓臾於此山之下使主其祭在魯地七

百里之中地問從孟子曰七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

也有一同之說某每常疑此處若是百里無此間龍

溪漳浦縣地又如何做得侯國如何又容得顓臾在

其中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

猶云公家蔡虛齋曰社稷魯公之是時四分魯國季

氏取其二孟孫叔孫各有其一左傳昭公五年四分

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蔡虛齋曰獨附庸之國尚

為公臣季氏又欲取以自益故孔子言顓臾乃先王

封國則不可伐張泰嶽曰茅土受之天朝是不可在

邦域之中則不必伐蔡虛齋曰且在魯邦域之中而

勢言以是社稷之臣則非季氏所當伐也盧未人曰

之臣不在季氏管轄之內又非此事理之至當去

易之定體而一言盡其曲折如此非聖人不能也

註翼胡期僊曰先王指成王邦域魯邦之界域何以

見得是介附庸諸侯耳以諸侯祭封內山川故也吳

蘇右曰邦域二句俱根先王來且字是字相承轉下

不平對張泰嶽曰季氏之伐之也何為者哉今

再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夫子指季孫冉有實與去聲謀以夫子非之故歸咎

於季氏盧未人曰冉求發問初意尚未必伐顓臾之



吾二臣者皆不欲也故夫子深責之

謹異 李岱雲曰按欲之不欲字且虛只言其要伐顛

史不伐顛耳未作貪其利講到金曰欲之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

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

任平聲焉於虔反相去聲下同○周任古之良史邢

氏曰周大陳布也列位也相替者之相也張秦嶽曰導

夫也言二子不欲則當諫諫而不聽則當去也此總釋一

節之旨也

註翼 王宇泰曰冉有歸答於季氏而孔子明其答之

聽則當去不去則季氏之意胡期僊曰陳力布匡救之力就

列居人臣之位不能不能陳力止是不就列危未至  
顛仆持安置之顛已至路困扶振起之吳蘇右曰  
人臣者能陳布其匡救之力則就入臣之位不能盡  
其力則止而不就其位陸稼書曰周任之言不專就  
言責說但夫子引來則重在言責耳指南曰下三句  
是借相替者反言之蔡虛齋曰持危扶顛即陳力之  
意下三句只是上文之意通此段俱作周任之言盧  
未人曰不能陳力猶相替者危不持顛不扶無用彼  
也相為

且爾言過矣虎兇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

兇徐履反押戶甲反櫝音獨與平聲○兇野牛也

庵曰兇似牛一角青毛其皮堅厚可制押檻也趙格

鑑交州記謂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

檻櫝也一曰櫝置也胡期僊曰是木言在押而逸也

在櫝而毀典守者不得辭其過明二子居其位而不



去則季氏之惡已紀音不得不任其責也

註異陳復心曰二臣欲與不欲吾未暇論姑且就爾所言不欲看斯言亦過矣且字不可放過林次

崖曰且爾言過矣是說其吾二臣者皆不欲之言過也此過字與下過字不同此是言過不是行過蔡虛

齋曰龜亦寶也所以卜易曰十芻之龜大寶也今按正解謂虎兕出押喻季氏踰越人臣之紀法龜玉毀

積喻季氏顛覆王

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

憂

夫音扶○固謂城郭完固費音秘季氏之私邑此則冉

求之飾辭然亦可見其實與季氏之謀矣林次崖曰

夫子連責他言顓臾之當伐以解己罪也故曰飾辭蔡虛齋曰前既云不欲如今却又言顓臾當伐可見

實與季氏之謀矣李岱雲曰按既不諫又不去則與謀之罪已無可脫逃矣只得言顓臾之固近將為季

氏子孫之憂而季氏慮及子孫則關係者大故已不

得諫而止之耳此所以雖不欲而亦不諫亦不去也

為不欲解說却正見實與其謀集註

下然字是於飾詞中推見其隱

註異蔡虛齋曰固則在彼有難克之勢近於費則在

孫季氏子孫也翼註曰只此一憂字生出

下面四患字及吾恐季孫之憂一句來

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夫音扶舍上聲○欲之謂貪其利李岱雲曰言季氏

南曰欲字訓貪屬土地人民說蔡虛齋曰欲字與夫

欲字之欲字不同故註特解曰謂貪其利

註異林次崖曰君子疾夫舍曰直趕到而為之辭作

也語意與是故惡夫佞者同言季氏伐顓臾本貪其利乃不曰貪其利而必為之辭言為子孫憂反謂



彼為我害胡期僂曰疾深惡金曰不言為之辭託為他辭季岱雲曰之字指季氏謂代季氏文飾其詞不以為貪土地而以為子孫憂也疾却不是疾季氏之欲乃疾冉求之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

寡謂民少貧謂財乏均謂各得其分去聲謂依常度也田祿言安謂上下相安盧未人曰以心言今

按翼註以勢言不是季氏之欲取顓史患寡與貧耳然是時季氏據國而魯公無民則不均矣君弱臣強互生嫌隙反逆則不安矣季氏據國而強是寡

貧之不當患也魯公無民互生嫌隙是不均不安之時季氏據國六句預犯均則不患於貧而和則不分崩離析不可入講

患於寡而安安則不相疑忌而無傾覆之患吳孫右曰蓋貧

由子不均也誠使君士卿祿彼此之分既均則君享公賦之入臣有米地之供彼此皆足何貧之有寡由子不和也若均而無貧則君臣之情自相和睦和則君有公家之民臣有私家之民不爭而各享其有何

寡之有和而無寡則上下之情安矣君安于臣無所疑忌臣安于君無所猜嫌君臣相安則禍亂不作而君保其國臣保其家永無傾覆之患矣夫國家之治極于無傾而要自均安始此貧與寡不足患而不均不安所當患也

**註翼**李岱雲曰丘也聞有國有家者是一定成語因季氏之

伐顓史是患寡患貧故夫子接口說不患寡不患貧季氏據國魯君無民君弱臣強互生嫌隙是不均不

安故夫子接口說不患寡不患貧然所以患不患之利害尚未分明故又接說蓋均無貧三句以申明之



古語下三句作解釋之詞又或將兩節皆作古語而  
 以今由與求也方屬夫子之言種種謬誤只不曾讀  
 註耳達說曰聞字意貫及下節蔡虛齋曰下文只是  
 終此節之意但此節猶泛言及提起今由與求也方  
 又指伐顓臾事說○有國謂諸侯有家謂卿大夫之  
 說盧未人曰暗指季氏均和安兼魯君季氏無貧亦  
 兼君臣重季氏邊無寡無傾俱就季氏講顧麟士曰  
 蓋字申說上文之詞下三無字解上兩不患也指南  
 曰患即憂亦因上文憂字而言之孫詒仲曰惟均而  
 和而安三字有序不可紊若貧寡二字原可互說不  
 是硬定分屬夫子蓋錯綜互言之耳○和以君與臣  
 言鄭氏以民志說非也○無貧無寡蒙引云雖貧不  
 見其貧雖寡不見其寡也愚按無貧無寡無傾三句  
 文法一樣以雖貧寡不見其貧寡說無貧無寡亦將  
 以雖傾不見其傾說無傾乎所謂無傾者實不傾也  
 則所謂無貧寡者實不貧寡也若云均和雖貧寡不  
 見其貧寡則將以卿居君祿十之一為貧百乘之家  
 為寡乎夫先王之制卿居君祿十之一卿大夫百乘  
 其不得謂之貧寡也明矣蓋此三句皆以實事言不  
 均不和則若臣相疑內變必作君既貧而臣豈能享

其富君既寡而臣豈能保其眾是不均和必貧寡也  
 惟均和則君得有其君之祿臣亦得有其臣之祿而  
 不貧矣君得保其十乘臣亦得保其百乘而不寡矣  
 下文云憂在蕭牆正言不均和安則必貧寡傾也以  
 未句來照看  
 此意自明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

夫音扶○內治去聲修然後遠人服有不服則修德以  
 來之亦不當勤兵於遠李岱雲曰內治修然後遠人  
 修然後遠人服則有不修德以求之乎修  
 德即修內治豈有兩樣修乎○知不均不和不安是  
 分崩離析大壞事則纔均和安只免得分崩離析之  
 憂耳如何可稱內治修內治修須是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仁義禮樂之事無不整齊一番方好愚故以為  
 即修文德也今按新安諸說未是又按德而必加一  
 文字者以對武事言也  
 注省文字以見此意







號令當是不服李非不服魯也故既曰不服而又曰社稷臣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干楮也其所以蔽戈戟也主乎刺蕭牆屏丙也音人君於

天子外屏言不均不和內變將作諸侯內屏言不均不和虛齋曰不均不和

只承分崩離析言其後哀公果欲以越伐魯而去於蕭牆之憂為切謝氏

見左傳哀公二十七年史文璣曰引哀公事證深得聖人不均不和之語謝氏

曰當是時三家強公室弱冉求又欲伐顓臾以附益

之夫子所以深罪之為去聲其瘠魯以肥三家也輔潛

謝氏得夫子所以深責冉求之意洪氏曰二子仕於

季氏凡季氏所欲為必以告於夫子則因夫子之言

而救止者宜亦多矣伐顓臾之事不見形向於經傳

去聲其以夫子之言而止也與音余輔潛庵曰洪氏則

得位而餘福亦有以及人之事

註翼胡期僊曰而承上來謀動商度舉事指南曰憂

在蕭牆季氏自謀且不暇憂及子孫耶在季氏固非

善於自謀在二子亦非忠於為人謀矣陸稼書曰憂

在蕭牆止所謂傾也今按蕭牆至近之喻也猶言患

生於帷幄起於肘腋一般言季孫之憂不在遠而在

至近也謂魯君之屏固非謂季氏僭為之亦不是馮

厚齋曰聖門記錄問答多單辭隻語無文章可觀唯

比章數百辭折難抑揚優游反覆所宜深味也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



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

先王之制諸侯不得變禮樂專征伐林次崖曰侯國天子之制作不敢變禮易樂是禮樂自天子出也征伐四方皆受命於天子諸侯不敢專是征伐自天子出也齊變田賦而作內政魯稅祊作中軍季氏旅泰山皆變禮也陪臣家臣也曰陪重也大夫於天子家臣於諸侯皆稱陪臣此謂家臣也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

速大約世數不過如此吳蘇右曰至自諸侯出則逆理矣至自大夫出而逆理甚矣至陪臣亦可專國命而逆理愈甚矣輔潛庵曰所謂大約縱有遲速所爭亦不多也

諸異吳蘇右曰此節首二句另講下三段疊疊說下力得註中逆理愈甚則其失之愈速意指南曰自諸侯出六句承上無道推其勢之逆而亂愈甚蔡虛齋曰有道無道只是言世治世亂云耳今按王觀

濤李岱雲說不可從○自諸侯出者主柄下移也希不失者失其柄也盧未人曰自天子出者由天子總攬權柄自己裁定頒布出來天下莫不遵行無敢變易專擅此是有道世界法尊而人信之所以及長久而不失也吳氏曰十世五世三世言其極大約不出此故稱蓋以疑之胡期僊曰希少執是掌握失必為他人所奪張泰嶽曰國命是國之命令蔡虛齋曰國命畢竟是禮樂征伐蓋禮樂征伐既出自諸侯大夫則禮樂征伐只為侯國之事而不復為天子之器矣故只稱國命盧未人曰大夫微弱陪臣乃從中把持制其出入是國命猶出自大夫而陪臣實專主之故不曰出而曰執

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

言不得專政

註翼蔡虛齋曰此兩節非相承言各提端說中村氏曰俱是足上節天下有道意輔潛庵曰天下有道諸侯既不得變禮樂專征伐則大夫亦豈得而專國政哉呂晚村曰政字與禮樂征伐不同諸侯亦有



禮樂征伐而出必自天子諸侯國之政則不必出自天子九為君者必有政天子諸侯皆君也故不可曰政不在諸侯李氏曰虛齋謂國政即禮樂征伐者非是今按孫詒仲說亦非是孫潛村曰政不在大夫句稼書說雖周匝然及似此足不如蒙存之直截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上無失政則下無私議上字指天子諸侯虛齋兼大李岱雲曰上無失政者言其命令賞罰事合宜無一可議也又按蒙引以天子政不在諸侯諸侯政不在大夫解之不是據言非箱其廉反以物其口使不引解從之誤議評也敢言也○此章通論天下之勢胡桐原曰此章二舉相蒙故曰通論天下之勢呂晚村曰天下之勢者謂古今天下有道時如此無道時如此其氣象世數大段如是此之謂勢非謂天下之有道無道在乎勢也

註翼

孫詒仲曰此章統論天下之勢以見在上者不失權者非也陳上齋曰此章備春秋之終始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是春秋以前時節自諸侯出隱桓莊閔之春秋也自大夫出僖文宣成之春秋也陪臣執國命襄昭定哀之春秋也胡期僊曰庶人指百姓輔潛庵曰下無私議此有道之極致大驗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夫音扶○魯自文公薨公子遂殺子赤子在喪之稱從氏以為惡註立宣公文公二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凡五公逮及也自季武子始專國政歷悼平桓子凡四世而為家臣陽虎所執三桓三家皆桓公之後



此以前章之說推之而知其當然也中村氏曰推字論已然之詞今

按此就當時之事以前章所說之勢推論之以知其固當然也○此章專論魯事專

與前章對天疑與前章皆定公時語輔潛庵曰此二

下二字對孔子曰三子而折為二章爾蘇氏曰

之言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專論魯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宜諸侯之強也而魯以失政此

政失其政之謂與前章註失政不同陳北溪曰魯雖

無桓文之霸然征伐亦不無按春秋可見凡興兵非

奉王命及請命而擅興者皆謂之征伐自諸侯出政逮於大夫宜大夫之強

也而三桓以微何也強生於安安生於上下之分扶

反定今諸侯大夫皆陵其上則無以令其下矣當時

大夫皆陵其上而不奉其令所以無令其下也故皆不

久而失之也皆字兼諸侯大夫失之謂

魯失其政三桓以微也

註翼樂天齋翼註曰此章論竊權之必失場權臣也

於被囚時也但文中不必點出被囚事只暗說必

有效尤而奪其柄意故夫猶云宜乎也鄧雉子曰祿

指賦稅政指賞罰號令盧未人曰祿去公室謂三家

分魯魯君無民賦稅盡入私家而公室之祿去矣

祿與政雖是兩事然有祿便有政祿去公室便政速

大夫互言之耳互世四世是公之傳世與大夫傳世

長短不齊南軒謂后一世而政逮大夫淺說亦謂自

宣公後越一世而武子始執政此皆無據故蒙引存

疑俱不用南軒說今按集註只言政不及祿可見互

言之是孫詒仲說不可從胡期僊曰公室指公家政

政令賞罰之類微衰弱刁蒙告曰微有指未然

說者有指已然說玩故夫口氣當指已然說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便平聲辟婢亦反○友直心直口快無則聞其過友

諒信實不欺表裏如一的人則進於誠友多聞博古通今多則進

於明張泰嶽曰與直者為友則可以攻我之過失而

而日進於明矣胡桐原曰所謂聞過則真有所聞所謂

進於誠明則猶有待於進也蓋友諒與多便習熟也

便辟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

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

也張泰嶽曰與便辟為友則無聞過之益久之將日

日流於浮蕩矣與善柔為友則無長善之益久之將

日淪于寡陋矣今按三者損益正相反謂此三者之

損正與上三者者○尹氏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而其損益有如是者可不謹哉須資也

註翼周聘侯曰此章八友字俱作交字看是我去友

者益其所未能損者損其所本今按者字以事言下

章亦然吳孫右曰直就言論上說諒就立心制行上

說多聞就學問上說陸稼書曰益有薰陶漸染日進

而不自知意損有浸淫漸漬日退而不自知意樂天

齋翼註曰便辟是便於辟也善柔是善於柔也使佞

亦是便於佞註解可見便是嫻熟意辟開張也故解

為威儀沈無回曰夫子只淺淺說友之益者三損者

而人之當趨益而不趨損已在其中矣三樂亦然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

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樂五教反禮樂之樂音岳驕樂宴樂之樂音洛○節



謂辨其制度聲容之節陳定宇曰禮之制度樂之聲容林次崖曰多寡之數降殺

之等自有個分限節制辨之使毫髮不差也清濁高下俯仰疾徐自有個分限節度皆當辨也學曾問朱

子既謂樂節禮樂說得淺或問又謂存之熟則內有以養其莊敬和樂之實守之正則外有以善其威儀

節奏之文却又說得深何也李岱雲曰存之熟守之正皆舉其成效時而言意當在益矣句內若辨其制

度聲容之節只是纔去辨晰未定是辨到精深處但由是辨之不已精而益詳自不難存之熟而守之正

目今按蔡虛齋節字兼內外說不可從胡驕樂則侈斐才曰白文節字是活字此節字是死字驕樂則侈

也奢肆而不知節佚安佚不遊則惰慢而惡鳥過聞善宴樂則淫過弱而狎親近小人三者損益亦相反也

陸稼書曰益者三損者亦三便 ○尹氏曰君子之於

好樂並去聲可不謹哉

註翼

張泰嶽曰樂是喜好胡期僊曰道是言善指素行合理饒雙峰曰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

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今按驕樂蒙引諸家以言動驕縱解之於本

文樂字集註修字未貼不可從吳氏曰驕樂以驕為樂宴樂以宴為樂宴合食也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

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躁音竈○君子有德位之通稱行過也瞽無目不能察言觀色

就真瞽而言借言之意在其中蒙引○尹氏曰時然說恐誤盧未人曰察言即在觀色中

後言則無三者之過矣汪氏曰時然後言斷盡此章可與言否各有其時今按躁

先時也隱後時也瞽昧時也故只時然後言而可以免三者之過矣

註翼 朱克升曰此章論事上之禮而見言語之節張泰嶽曰侍是侍立鄧雉子曰上兩言字屬君子



下三言字則專屬侍君子者蔡虛齋曰如言猶未及我未可言也而遽言之是謂之躁言既及我可以言也而又不可言是謂之隱或不先不後時可以言而所與言者意不在是則亦非可言之時也故又當察君子之顏色何如若都未見顏色恣己之意而言則謂之瞽林次崖曰躁急速也隱藏匿也王觀濤曰看他顏色不在便是意思不在然而察言觀色正恐自家失言非迎合喜怒之謂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血氣形之所待以生者血陰而氣陽也孫詒仲曰形者言人無血氣則死也蒙引云無血氣則無形是形未當今按生字是生存之生不是始生之生許白雲曰醫書以血為陰而行乎脉之外為衛謂衛輔乎血也二者周氣為陽而行乎脉之中為榮謂榮養乎身也

流上下於一身無有暫息蔡虛齋曰血陰而氣陽不必說血出於陰氣出於陽只是據現在分屬說血靜而氣動血重濁而氣輕清血無為而氣有為也又按陸稼書兼用厚齋說不可從得貪得也貪多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為血氣所使也李岱欲也以理勝之便是以道李岱心為主克去人心也○范氏曰聖人同於人者血氣也異於人者志氣也血氣有時而衰志氣則無時而衰也少未定壯而剛老而衰者血氣也戒於色戒於鬪戒於得者志氣也君子養其志氣故不為血氣所動是以年彌高而德彌邵也朱子曰氣一也主於心者則為血氣今按蒙引緒言說不必從陳定宇曰范氏欲以志帥氣則不為血氣所動意不遠志亦定向於理而已倪仲弘曰年彌高德彌邵出揚雄法言邵亦高也



註翼 李岱雲曰按此章專主血氣偏勝者而言故少壯老各有所戒若但以色鬪得三者言則自少至老皆所當戒且所戒者亦不僅此三者矣提起未定方剛既衰來看則在色在鬪在得三者字然見分

明劉上王曰戒者預禁之嚴制之而不敢犯之意樂天齋翼註曰未定是易流於欲意不是言未強固當保養也蔡虛齋曰少之時弱冠前後也壯之時三十田壯也老者五十血氣始衰以後也虛未人曰血氣未定易動于精故少之戒在色血氣方剛易逞于忿故壯之戒在鬪血氣既衰則英氣消磨身家之念重故老之戒在得今按不戒色則致疾敗德小之戕生命大之喪國家故當戒不戒鬪則小之荒多欲而財置而喪其身大之窮兵黷武而亡其國故當戒不戒得則下之晚節不終喪其生乎上之老荒多欲而財置民離故當戒張泰嶽曰色是女色鬪是爭鬪又按羅近溪謂色不專是女色云云是推說非正意陸稼書曰人生血氣未定時不知蚤服仲尼之戒故其壯也血氣當剛而不剛所以寒暑易侵學道以身為本不可不留意斯事也○三戒只是道心常為之

主而人心聽命所謂以理制欲以志帥氣也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

畏者嚴憚之意也嚴敬也憚畏憚也是敬天命者天所賦之正理也以九事物當然之理而言與五十知者少知其可畏則其戒謹恐懼自有不能已者而付畀相付之重指形色而言可以不失矣不失踐形也註君子所以畏天命之故也蔡虛齋曰此戒謹恐懼亦點畏字不要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靜時存養工夫大人聖言皆天命所當畏言大人聖言俱在天知也

畏天命則不得不畏之矣此兩句說明下二畏皆根畏天命來之意耳

註翼 吳蓀石曰此章重上節君子邊下節輕○三戒是遇欲三畏是存理皆君子為己之學也盧未人曰三句大文乎看註以下二句承上一句然雖是一理工夫自有三項張南軒曰畏天命奉順而不敢



逆也畏大人尊嚴而不敢易也畏聖人之言佩服而  
惟恐違也大人德與位之通稱也今按此說可從語  
類兼齒言者恐不可從李岱雲曰德位兼隆之大人  
固是能體此天命之理即有位而德不足亦天命之  
居高而臨下者故曰皆天命所當畏也雖天命之  
位是氣數上事君子却不論及此只畏所當畏自是  
理分上事又按以德位兼隆解大人者不  
可從趙格庵曰聖人之言謂方冊之所載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侮戲玩也體之於身之謂不知天命故不識義理

而無所忌憚如此亦說明下二句根上一句來之意

聖言當畏而尹氏曰三畏者修己之誠當然也

狎侮之如此小人務修身誠己則何畏之有

己之實心而非注翼 胡期僊曰小人悖理之

有所為而然也狎是不尊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  
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

困謂有所不通中村氏曰兼知行說輔潛庵曰凡心

通則困言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李岱雲曰

人之氣質不同大約有此四等困而學之與困而

不學雖又次與下之分在學不學上然究其所以然

其困而猶知學者便是昏濁中猶有一點清明偏駁

中猶有一點純粹處不然如何窒塞不通尚求通也

其困而不知學者便是昏濁中並無一點清明偏駁

也故本文只重氣質上說學不學亦是氣質為楊

氏曰生知學知以至困學雖其質不同然及其知之

一也故君子惟學之為貴困而不學然後為下



註翼 陸稼書曰三之字俱指義理言上字次字下字俱指人說為下  
猶言此為下等人蔡虛齋曰困而學之有所警發而後學也若學而知之則不待有所激而自然學今按又其次也謂困學又次於學知也正解謂兩次字俱對上字看岱雲謂其字仍指生知俱未是若然則是三等不  
是四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難去聲○視無所蔽也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塞音擁

則聰無不聞倪仲弘曰蔽是蔽於外壅是壅於內朱

蔽有為讒邪所壅蔽若思明思聰便須去其壅蔽蔡虛齋曰聰明主理而言不是泛泛聰明看色見

形向於面者貌舉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吳蘇右曰

者疑也疑則思問質之師友思難則忿必懲曰心之  
以求必解也今按蓄積也  
有所怒者忿也忿則思患思義則得不苟吳蘇右曰  
難忍而懲也今按懲止也  
所動者得也見可得○程子曰九思各專其一曰九  
則思義理不苟取也  
思不是雜然而思當這一件止思這一件問各專其  
一是主一之義曰然李岱雲曰便是就臨事時說這  
主一以精其思若視之時當思明却又思及聰聽之  
時當思聰却又思及明便是雜然而思視便難得明  
聽便難得聰不必思到謝氏曰未至於從七恭容中  
私欲上去纔算不專也

去道無時而不自省  
反悉井察也雖有不存焉者寡矣  
此之謂思誠陳定宇曰君子苟未至於不思而得當  
事接物無不各中其則矣史文璣曰九者非一端故  
曰無時九者無不思故曰無時不自省察也今按存  
字以心言苟能無時而不省察則此心或雖有不存  
蓋寡矣故所為亦能中道也是以此之謂思誠之功



註翼

林次崖曰這思不是空思想作為就在其中呂

件都了亦不是無事時全然瞠瞠直到臨時方件  
思量也蓋當其無事既有講明涵養之功及其事至  
又有辨析詳審之力此聖賢之學所以千萬無蔽也  
蔡虛齋曰九思亦似說得完了處已待人應事接物  
都在但能無終身顛沛造次之違則自明而誠矣  
色思溫所謂溫其如玉也貌思恭惰慢之氣不設於  
身體也言思忠心口如一也事思敬執事敬也  
胡期懷曰難如忘身及親今按摘訓說不可從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

聞其語矣

探吐南反○真知善惡而誠好惡並去之顏曾閔冉

之徒蓋能之矣所以說見其人也蔡虛齋曰本文只

惡不能誠於好惡故註增語蓋古語也

註翼

胡期懷曰二見字亦心中自見如不及如追

虛齋曰善不善事也不必指人與好仁惡不仁都是  
事吳孫右曰上節重見上言所見而適合所聞蓋深  
幸之也下節重未見上言所聞不無於得于所見蓋深慨之也

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

也

求其志守其所達之道也林次崖曰志在致君澤民

不可從守者豫備之意在求字後切達其道行其所

求之志也林次崖曰其志既求其道足以致君澤民

蓋惟伊尹太公之流可以當之當時若顏子亦庶乎

此然隱而未見反形旬又不幸而蚤死故夫子云然陳



宇曰惟伊尹太公可以當之者方其耕莘釣渭則隱  
居求志也及遇湯文而大用則行義達道也窮達無  
意體用相須當時如顏子之用則行舍則藏亦庶幾  
乎此然夫子雖許顏子以此而顏子未用且不壽則  
於行義達道未見顏子之如此也朱子嘗  
謂以其事言非以其德之淺深言是也

**註異** 朱子曰行義以達其道所行之義即所達之道  
也末行則蘊諸中行則見諸事也據此則蒙引  
諸家行義對隱居看者俱誤汪武曹以語類為記錄  
者誤恐不然陳定宇曰前一節此知至意誠之事方  
篤信自修未達於用也後一節則身修而推以齊治  
平之事體用全而為大人矣又按此說不可易觀此  
節註獨以顏子為說  
可見孫詒仲說謬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  
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

駟四馬也胡桐原曰一車之用兩服兩駟  
也張泰嶽曰千駟是四千疋也首陽山名

**註異**

李岱雲曰只論箇有馬千駟民無德而稱足矣  
却必下死之日三字便見隨死隨滅之意與下  
到於今繫對見久而彌光之意也蒙引非是胡期德  
曰無德而稱是無善行可為民稱頌今按謂無德可  
稱故身死而名隨滅也尤西川曰餓于首陽之下貧  
苦終身也非饑餓而死也陸稼書曰只泛就景公夷  
齊為人說不必專就爭國讓國說○只見稱之不  
係於貧富非謂貧者之必有稱富者之必無稱也

**其斯之謂與**

與平聲○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  
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此句  
之上言人之所稱不在於富而在於異也

樂天齋翼  
德言李岱雲曰異字輕看如愚謂此說近是而章首  
言有德者自不同於人耳  
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大抵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

亢音剛○亢以私意窺聖人疑必陰厚其子樂天齋翼註曰

陰厚其子勿說太甚恐傷聖門體面呂晚村曰陳亢以愛厚其子為天理人情之必然聖人亦猶人耳不

說異聞是私心反說異聞是公道不說異聞極詭秘反說異聞極光明所以開口便問

註翼胡期僊曰子指伯魚今按亦字緩辭非旁及之辭盧未人曰異聞謂聖人教子必與他人不同

當有聞入之所不聞者故曰異又按胡期僊曰謂高奇之說非

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

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

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輔潛庵曰詩本人情該物理故學之者事

理通達其為教溫柔敦厚使人不絞不訐故學之者心氣和平事理通達則無昏塞之患心氣和平則無

躁急之失此其所以能言趙格庵曰和平堅定以學詩禮者之效言興儼謹與立又其效之著見者也陶

謹之曰兩節註意皆兼內外說

註翼胡期僊曰未也言無異聞○過庭必趨者禮也皇氏曰孔子獨立在堂而已趨從中庭過也曰

不學詩無以言者孔子聞伯魚未嘗學詩故以此語之蔡處齋曰伯魚兩獨立字有意言獨立時實異聞

也而所聞者竟無異

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

無以立鯉退而學禮

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輔潛庵曰禮有三千三百之目其序截然

而不可亂故學之者品節詳明其為教恭敬莊敬使人不淫不攝故學之者德性堅定品節詳明則義精

而莫之惑德性堅定則守固而莫之搖此其所以能立



註翼 皇氏曰他日又列日也胡期僂曰又對嘗字看今按立於規矩準繩之中也蔡氏曰伯魚此言不重詩禮之益全是即詩禮以照出無異聞意

聞斯二者

當獨立之時所聞不過如此其無異聞可知猶言所

如此其無異聞可知故伯魚以答陳亢而明己無異聞也

註翼 胡期僂曰二

者指詩禮

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遠去聲○尹氏曰孔子之教其子無異於門人故陳

亢以為遠其子朱子曰陳亢實以私己之心窺孔子故有此問及其聞伯魚之說而又以

四 孔子為遠其子則以其私意之未忘而以為聖人故推其子而遠之也

註翼 胡期僂曰一指異聞三指下三件樂天齋翼註曰問詩聞禮不是前此不曾聞只是聞此而益

知詩禮當學意李岱雲曰上鯉云聞斯二者今於二者之外更有所得故於遠字上特加一又字詩禮尚

是因鯉言而有感遠字却是因無異聞而心悟自重是遠子祭虛齋曰聖人只是不私其子非是遠其子也

遠其子便是有意于此陳亢之所以為隨也劉上玉曰亢語意仍重喜在聞君子之遠其子一語鄰雉千

曰聞詩聞禮二者之中鯉述之則亢之所聞亦止此也二者之外亢自得之初不關於所聞而即故生新

若忽進解也故曰又聞陳定宇曰味伯魚答亢之辭氣雍容詳密亦可見濡染薰陶之所得矣惜其不

壽而不至大成就耳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



夫人

寡寡德謙辭○吳氏曰凡語中所載如此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攷也

**註異**

蔡虛齋曰此章亦未見得是正嫡妾之名分只

是中古制諸侯之妻稱謂之法耳○君夫人稱侯也  
言主夫人不可曰君之夫人胡期僊曰邦君諸侯也  
自稱對君自稱邦人本國臣民邢氏曰夫人者大夫之  
言扶也諸扶成人君之德也小童者謙言己小弱之  
童稚也諸於也謂己國臣民稱己君之夫人於他國  
之人則曰寡小君對異邦謙也吳  
孫右曰解作夫人自謙者誤矣

四書訓蒙輯疏卷之十三終



